

# 我不會、也沒聽說過

潘國森

今年是西元二零一八年，對應中國干支紀年為戊戌年。每年臨近夏曆新春，社會上總有不少預測來年運程的花邊新聞流播。有小朋友囑我用立春一刻的四柱八字來談一談香港在戊戌年的運勢，笑而婉拒之。立春八字算流年是新事物，若在一二十年前，此間術家只以流年干支戊戌來講故事。

但是這樣太粗疏，一九五八年、一八九八年都是戊戌，時代不同，世局有異。上一次戊戌，遇上中國逐漸走進經濟困局；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，則是清室在中日甲午之戰敗後的一次不成功的變法。今天中國卻處於數百年來未見的上升軌道之中，前景甚為樂觀。

忽然又想起「我的朋友查良鏞」的武俠小說，有時一句對故事發展無關痛癢的閒話，也可以給讀者很大的啟發。《倚天屠龍記》第三回〈寶刀百煉生玄光〉寫烏岱巖重傷之後，武當諸俠談到那二十四字歌謠：「武林至尊，寶刀屠龍，號令天下，莫敢不從。倚天不出，誰與爭鋒。」殷梨亭隨口說這話「傳了幾百年」，師父張三豐即時糾正之，言道：「不是幾百年，最多不過七八十年，當我年輕之時，就沒聽過這幾句話。」

小朋友問為什麼不能以立春八字來預測一年吉凶？第一個理由，就是「當我年輕之時，就沒有聽過」。不單止我沒有聽過，自清初到今的名家都沒有人用過這個「立春八字測一年」的新辦法。清代的陳素庵大學士、沈孝瞻進士，以至功名不遂的任鐵樵等大師沒有提

過；民初名家袁樹珊、徐樂吾和韋千里都著作等身，也是沒有片言隻字談及這門新技術。韋大師與香港淵源甚深，晚年在此度過。

不妨再舉金庸小說的妙語，話說《鹿鼎記》的主角韋小寶在柳州的賭場與一眾武林高手聚賭推牌九，此事發生在第三十三回〈誰無癩疾難相笑，各有風流兩不如〉。瘦頭陀在故事是個諧角，這個角色很有趣，原本又高又瘦，因吃藥出了毛病，變得又矮又胖。這人脾氣很壞，又因武功高，處事很橫蠻霸道。他臨場改規矩，讓十點比九點還大。同榻那假扮老叫化的吳六奇說道：「不押，整十贏整九，這樣的牌九我可不會。」瘦頭陀怒道：「你說我不對？」吳六奇道：「我說自己不會，可沒說你不對。」

潘某人就借這對白：「我說自己不會，可沒說你不對。」除了不會，潘某人還覺得這樣實在有點太過僥倖了！近年，常發現香港有許多小朋友太過抬舉了自己的地方，甚至於有點以為香港就是宇宙的中心似的！相信立春算香港流年的小朋友，好像忘記了二十四節氣也好、陰陽五行也好、各種「幾千年歷史」的術數也好，一談到國運地運，都是從整個中國出發。假設立春八字真的能夠反映一年的運勢，也只能是反映中國的運勢。香港的幅員，頂多等於漢一大郡；過去的經濟實力雄厚，亦不過清代一兩行省而已。

在港英殖民時代，香港的發展機遇和經濟順逆，經常與中國內地背馳。現在時移勢易，早已離不開中國內地的影響。 (戊戌流年前瞻·一)

# 消失的記憶

余似心

在家旁體育館休憩，草地一胖婆婆坐於石上，見我路經，問：「荃灣怎樣去？」我說：「很遠啊，這裡是粉嶺，要乘搭巴士。」見她一臉迷茫，問：「去荃灣何處？」答：「不知！」「為何去荃灣？」「我住在那裡。」「妳幾歲？」「六十多！」她沒手機，連家裡或家人電話也說不出，如何到這裡也不知。

為了幫她，我請她給我看隨身證件，原來她實際年齡是七十八歲。兩個大袋裡只有十多包薯片。她只記得丈夫和兒子名字，說丈夫去了照顧孫子，自己是上海人。我惟有報警求救。

警員到來細心搜索她的袋子，竟找出一張我所住屋苑的電子門卡，聽到屋苑的名字，婆婆才如夢初醒般說：「是，我住在那裡！」我們即時帶她到管理處，有職員認出她住第七座，但婆婆不知自己住哪樓層，警員替她再尋找，我也離去了。

婆婆那迷惘的眼神一直留在我腦際。她的記憶仍停留在自己六十多

歲？可能當時她住在荃灣，她外出買了薯片便不懂回家，也忘了自己住在哪裡，是突然間腦子的記憶一下子清空了？只留着舊時的殘餘片段？想來實在有點可怕！人愈來愈長壽，但失智的人也愈來愈多。我那九十三歲的奶奶記憶只約兩分鐘，常重複發問同樣的問題。所以，家裡若有老人，必須給他們一個簡單操作的電話，方便你找他們和在有需要時幫忙的人可找著你。也要把住址和家人的電話寫下來，和他們的證件放在一起以防萬一。

自己年紀愈大，也體驗到何謂記憶力愈來愈差，從沙發發起來準備取點東西，站着，就忘了要取什麼，怎樣也記不起來。「懵懵」已成了我們這輩聚會時的多色幽默和自嘲了。除了多做運動，多做訓練腦袋的玩兒，還要珍惜和家人朋友們的相處，多和家人拍照，拍錄像，留下美好的時光。待有天腦袋的記憶無故消失了，也讓自己知道曾經和現在擁有的什麼。

# 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但自唐朝詩人王維寫下這首名詩的一千多年以來，中國人因「倍思親」而回家過節——無論是重陽節還是春節，卻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據有心人發現，著名作家沈從文離開老家湘西十年後，只返回過鳳凰一次，路上用了近三個月，其中光在船上就度過了四十天，以致他在途中竟能斷續地寫完了一部遊記類的散文集。

可以說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前，中國的春運大抵如此。實際上，在此之前，中國人根本就沒有春運這一說。常說告訴我們，中國的春運大約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是隨着大批農民工外出打工而「回家過年」才產生的，與之相伴的清晰記憶還有「一票難求」、「暴風雪」等等千辛萬苦。

但這些艱辛的春運歷史早已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，隨着中國人為過上更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而變成老黃曆了。僅以高鐵來說，僅僅十年前，在中國的春運史上，還不知高鐵為何物。但是今天，高鐵已經成了中國春運最主要、最給力的交通工具。

據大數據估算，在傳統的二月一日至三月十二日的四十天春運期間，今年將有近三十億人次的中國人口大流動，春運最高峰時，一天的客運量即超過一億人次。具體到鐵路運輸，春運客流將近四億人次——其中高鐵和城際等快速列車所佔總比重高達百分之六十。又據統計所知，截至去年底，中國內地鐵路的營業里程已達十二點七萬公里，其中高鐵為二點五萬



■高鐵已經成為了中國春運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 新華社

# 發式生活

余宜強

喜歡看電影及電視劇的原因有很多，一般可能就是當作一種娛樂，但對於我自己來說，除了娛樂，可以放鬆心情之外，最重要是我會揀選一些看過之後也可以得到一點領悟的內容。

近期看了一部外語電影，裡面其中一些說話令我深刻難忘：「失戀就好像喝酒一樣，睡醒頭痛迷惘，但一天一天過去便酒醒」，這幾句說話你覺得是不是很棒。

曾經談過戀愛的人，總會有失戀的經驗，相信也很少人可以在第一段戀情便可以開花結果，所以這些經驗就算我們不想面對，但總會走在自己身邊，而且對於每一段情的期望，也希望可以天長地久；但談何容易，兩個人的關係無論是愛情、友情及親情也好，偶爾失手，很多問題便會產生。話雖如此，就算經過多次的失戀經驗，也不應該就此放棄，人總是有很多的希望可以活下去。

曾幾何時有一位朋友跟我說，與多年拍拖的男友分開，當時也覺得很突然，但我這個人的思想很奇怪，總會覺得任何事情也會發生，所以後來也不覺得出奇，當然我也會嘗試用盡辦法安慰這位朋友，畢竟他們的戀情已有多年時間，而且在過往的日子，看見他們的相

# 失戀的理論

處，也很努力地維繫彼此間的感情，雖然當中有什麼事情發生令到他們分開我也不想理會，因為這是他們的關係，做朋友的，只可以關心對方多一些。但我這位朋友說：「這段感情的結束，好像天也塌下來了，已沒有再對另一段感情的期盼。」

如果我早一點看到這部外國電影，裡面這一番說話我便可以送給她，因為誰都會遇到挫折，只要能夠再次站起來，世界是多麼的美好，機會還是在我們眼前，只要下次好好把握，便不會後悔。

雖然我不是一個喝酒的人，甚至乎從來不懂得享受，但也明白得到，當一些人喝了酒之後，也會出現一些醉意的反應；有時候也會想，為什麼身邊的朋友這麼愛喝酒，喝了又令自己這麼辛苦，為何呢？但我亦明白得到，有時候可以放鬆心情享受生活也是不錯的，這是他們的選擇。

話說回來，電影裡面所說的，喝酒太多頭痛，甚至第二天也可能仍帶着一點醉意，但一天一天的過去，這些醉意總會過去，我希望可以把這些說話送給每一位讀者，當你在未來的日子遇到挫折的時候，也憑着自己的努力好好面對每一個機會，明天一定會更好，共勉之。

# 百家廊

雪櫻

春節是個超級大Party，每個人都要跟着瞎折騰一番，在N種折騰中我們不知不覺蛻去一層皮，又長大了一歲，然後整裝待發，繼續趕路。

日前，知名導演陳可辛手機拍攝的短片《三分鐘》引發無數網友的情感共鳴，用鏡頭記錄了一位春節堅守在崗位上的母親與孩子團聚的感人時刻，將「團圓」、「分別」、「親情」串聯起來，觸動人們心底最柔軟的部分……「有錢沒錢，回家過年。」年是回家的召喚，年是文化的沉澱，年還是親情的釀造，一年一回，酸甜蜜苦，翻動雜糅，如一碗老酒，醉了心房，濕了眼簾。

過去，進了臘月，人們就開啟忙年模式，掃除、擦玻璃、買年貨、剝肉餡、蒸年糕、炸藕合，有些老濟南的大戶人家，還會灌香腸、打酥鍋、煮牛肉、做年糕等。反正是一天一天安排得緊湊滿格，每天都有儀式感，沒有人會喊累，也沒有人嫌麻煩。近幾年，伴隨物質生活的充裕，忙年模式刪繁就簡，衛生掃除請家政，購買年貨在網上，年夜飯選擇去飯店，就是在家吃，也不用勞心費力。有兩種選擇：一是購買半成品的食材，簡單加工就可以；二是提前預約，請廚師上門私人定製做飯，釋放出來的時間可多陪陪家人。

我懷念念上小學放假，跟着母親採購年貨。早上還沒睡醒，我就被母親喊起來去趕集。走很遠的路，迎着嗖嗖的北風，集市上人聲鼎沸，我在曲曲彎彎的車流中趟起穿梭。兩把青蒜，三塊藕，二斤韭菜，三斤瓜子……不一會兒，袋子裡就裝滿了，我拎在手裡，勒出兩道血印。其實，買年貨花不了多少時間，選好、稱重，主要是遇見熟人或同事，聊得熱火朝天，本來湊熱鬧的人就多，更加擁堵不堪，「前面的，讓一讓！」「老師兒，你買完了嗎，我排在你後面。」這樣的採購，一次是完不成的，還要來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母親給我買了塊蔥花油餅，我舉着吃起來，也不顧寒風裹挾，邊吃邊觀察趕集的人：那個老頭戴的皮帽子很怪，遠處有個賣甘蔗的殘疾人，還有個老人帶着兩個孩子來買年貨，另一個男孩非要買摔

# 過年，幸福不只有一種模樣

炮，不買就在地上打滾，臉蛋上掛着兩條鼻涕蟲，一抽一動。有時候也有意外收穫，比如，撿錢，有一年我就撿了5塊錢，問了一圈沒人要，回來路上我從商店裡買了一盒大大卷（泡泡糖），回去和小夥伴們分了，用舌頭舔着吃，一人分一塊，心裡也甜甜的。

當然，雪後去農村趕大集也是蠻有意思的。父親帶着我到南部山區仲官買過年貨，他在南部山區幹活，騎着嘉陵摩托車帶着我和表弟，那感覺就像衝浪，很快整個身子就凍透了。大集上煞是熱鬧，小販叫賣聲、討價還價聲、汽車鳴笛聲、家禽叫喊聲、北風呼嘯聲，雜糅交織，氳氳着濃濃的年味。來一串葫蘆，買一個布老虎，應接不暇的山貨，更是叫人垂涎欲滴，我是看着啥都想買，滿心滿眼的歡喜。表弟在家是搗蛋鬼，出來卻變得很乖，他吧唧吧唧吃得很香，還嚷嚷着要買金魚，不得不滿足他。就這樣，父親在前面推着車開路，我抓着表弟的手，另一隻手拎着裝有金魚的袋子，在後面走走停停，一會兒就到了晌午，冬陽懶洋洋地迎頭兜灑，暖烘烘的，泛着陽光的馨香。

隨着時代的進步，過年的方式也變得多元起來。早在一個多月前，女女桃子就訂好了去雲南的往返機票，製作好旅遊路線圖，在網上給家裡買好了年貨，把泰迪犬寄養到寵物醫院，做好春節出遊的準備。「以前我會提前約好當地同學、朋友，這次就是想一個人，過個沒有人打擾的清靜春節，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為自己做次主，有些小激動。」桃子緩緩地說道。她的家族很大，老奶奶年過九旬，每年春節，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從四面八方聚到一起，各種繁瑣而講究的儀式。她雖然已經畢業工作，仍像個洋娃娃被寵着，什麼事都是大人說了算。伴隨年齡的增長，她愈來愈抵觸這種盛大場面，甚至在日記中寫下：「我有說『不』的權利。我要走遍天涯海角。」於是，今年春節她終於下定決心，享受一個人的春節。

在年貨、年夜飯、拜年、聚餐之外，過年的方式還有很多。朋友阿朵就是其中一例，她在朋友圈提前發佈過年宣言：不拜

年，平日裡說得夠多了；不回老家，不想擠成紙片，給中國式遷徙減少點壓力；不瘦身，每逢佳節胖三斤，吃好喝好不憋屈；不參加同學會，避開那些浮華和庸俗；不發紅包，紅包讓情感變得廉價。她和老公結婚三年，至今沒要娃，這個春節兩人決定去非洲做義工，為那裡的自閉症兒童做心理輔導，順便旅遊遊逛一圈，回來把這幾年的遊記結集出版，算是完成當年大學讀研時兩個文青的未竟心願。看到這裡，我心裡一動：「你爸媽、你婆婆真是太開明了！」阿朵笑着說：「幸福不只有一種模樣啊，這個春節他們也不在家，婆婆回南方探親，爸媽報了旅行團去香港，每種選擇都應該尊重呀。」

桃子、阿朵的選擇並非什麼大逆不道，而是多元世界中的一種生活態度。就像71年前的那個大年初三，張愛玲天不亮就動身，把頭包得嚴嚴實實的，隻身前往溫州尋找胡蘭成，等來的是一句冷冷的話，「誰叫你來的？」雖然滿面傷感，但是誰能說這種「特立獨行」時沒有滿足感呢？就像我，平日裡各種瑣事纏身，最期待的就是趁過年給心靈放個假。記得前年大年初一，我白天拜年累得四腳朝天，嗓子冒煙，到了晚上竟打起精神，伴着隔壁鄰居家電視機的歡歌笑語聲，我守在電腦旁開始整理書稿，一連七天，好不充實。待新書帶着墨香出了印刷廠的時候，我突然想掉淚，那個春節，我真是終生難忘。

儘管梁實秋筆下那種「家中大小，進進出出，如中風魔」一般的採購年貨的場景已經不再，儘管花式盤問、人情負擔、「過年N怕」、城鄉差異等問題依然會舊詞重彈成為熱點，在輿論池塘中砸出一圈圈漣漪，但是，年依然是中國人心底不變的情感歸依。台灣作家簡媜說過：「我承認自己喜歡以最傳統的方式迎接春節，我當自己是個游游之旅，在鞭炮與鑼鼓聲中，像孩子一樣回到誕生之地。」父母在，就是我的誕生之地，有書在，就是我的絢爛煙花。作為單身汪，狗年春節我要繼續不走尋常路，關掉電視，關上網絡，轉身走進書籍的世界中，去完成新的作品以回饋廣大讀者。

# 昨日紀

陶然

小芹，聽起來是女孩子的名字，其實不然。當時上課，教到趙樹理的《小二黑結婚》，裡面的女主人公叫小芹，剛好郭芹的名字有個芹字，於是同學們也不管是男性女性了，乾脆就以「小芹」稱呼他了。

小芹來自西安，常常健身，是北師大武術隊成員，照理應該壯壯才是，但好像胃不大好。有時看到他在操場雄赳赳的樣子，便有反差的感覺。有一個時期，學生們大串聯去了，學校較亂不知誰先發現的，說，中南樓女生宿舍那裡有空房。於是我和曹惠民、郭芹納就捲起鋪蓋，一起從我們所住的西北樓跑去，佔底層的一間房，三人同居；而先到的陳治政和賈耕生早就在我們樓上搶佔了一間，樓上樓下不必會面，從窗口伸頭一喊就行，彼此溝通好方便。

那時候，我們相處愉快，其樂融融。有時會有些同學，跑過來聊天，吃朱古力。可是，有一天，年少氣盛的曹惠民和郭芹納，不知為什麼小事爭論，似乎小芹說不過，一氣之下，捲

# 小芹

起鋪蓋就回西北樓老巢去了。多年後重逢，胡聊時提起，他茫然，有這事嗎？

一九八六年，香港——西安首航線開通時，我被派去參團採訪，先住西安賓館，後轉到唐城賓館，有機會約見小芹。他來到唐城賓館看我，後來還陪我去鼓樓轉轉。路過新華書店，看到中國友誼出版社剛給我出版的散文集《回音壁》，特別開心，當即買了幾本，因為當時我還沒有收到出版社的樣書。那時交通極為不便，公共汽車很早收車，晚飯後他要搭尾班車，趕回地處郊外郊家墳的西安陝西師範大學，雖然依依不捨，也只好在街邊送他上車，揮手而別。

畢業分配時，他被分到陝西一個小縣城，說是照顧了。可是他並不甘心命運的安排，正好高校恢復招研究生，他便去報名，結果考上了，他一向喜歡古漢語，也頗有研究，後來成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，以至中文系主任。十多年前的二零零五年九月，他曾把他所著、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詩律》和由高等

# 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我在大學學的是化學工程，一心想以科技報國。大學時期曾赴順德糖廠實習兩周，因為製糖工業的工藝，是化學工程中最為齊全的。從壓榨、蒸餾、結晶等工序都有。

可惜當年並沒有化學工業的招聘技術員，終於又是「淪為」教書匠。說「淪為」，不是輕視了教師這一行，而是學非所用。讀了四年工程學，還經實習運用，結果棄在一旁。命運如此，夫復何言！

如此這般，幹了一生一世，也不能不說沒有收穫。學生弟子成千上萬，叫了一聲老師、校長，也覺得心頭甜滋滋的！

況且學生們有成就的多的是，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有的是。特別有一批校友遠渡重洋，到美加、歐洲以至東南亞各地創業，成就輝煌。也有的成為中科院院士，有若干學成後在香港各大專院校任教。總之，俗語說，家中子弟不辱家門，同樣，母校校友也不辱校門。作為一位長期服務於斯，「弟子」成千上萬的校長，的確是老懷甚慰了。

由於校友們的成就，學校也就頗有名氣。過去在港英統治時期，對我們這些標籤為「左派」學校的加以孤立、打擊、封鎖等等，今天已不再存在了。我們還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「多辦幾間」的鼓勵下，創建了培僑書院（英語教學），發展了獨立的培僑小學，興建了幾座新校舍，成為一個「品種齊全」的教育集團了。

培育人才，百年大計。教育下一代，影響深遠。香港的愛國學校，並未完成歷史任務，而是任重道遠，為香港長期的思想建設和人才培養，擔當先鋒作用！

往事並不如烟，愛國教育和愛國學校，往年和今天都會發揮其重要作用，忽視人才培養，不僅是目光短視，還可能鑄下大錯！